

萬 有 文 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王雲五主編

富 原

(六)

亞丹斯密著

嚴復譯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富 原

(六)

著 密 斯 丹 亞  
譯 復 巖

著 名 界 世 譯 漢

## 篇四

### 論掣還稅

國之工商。禁錮外產之入關。既壟斷本國之銷場市利矣。其心猶以爲未足。則又覬外國之廣售。外國之市。非本國之力之所能制也。雖欲爲之壟斷不能。於是降心以求。請於貨離本國之時。有所縱貸以爲勸。其縱貸之事不一。惟掣還一政。若最善者。掣還者。凡國中土物登市。既征之矣。設其物裒以出口。國家於前征者掣其全抑其分以還之。此其所以勸民責利於外也。顧如是而勸往者其貨之出國。不能方之未稅者而加多也。蓋工商之業。一國母財之所向注。孰多孰寡。本於地勢民才之自然。自國家徵取輕重輒殊。而自然之局以變。縱而弗取者。不過復其所本然者而已。民之所重者。不能使之輕。母財之所違者。不能使之忽就也。故勸商縱貸之政。不過守一國商局之固然。非能益所本無。而廣自然

之利也。

案掣還稅之政。英國行之已久。自弼德相英令各口立屯棧。以寄頓應征而出入未定之貨。其政遂罷。蓋先已盡征。而後以外輪掣還。於政爲瑣。屯棧設則貨離棧。將銷而後稅。便於商而於國無所損。聞其政發於衛爾波勒。爲倫敦商所抗。不果行至弼德相而後行之。然其議亦采於本書也。

其於本國物產如是。其於外入復出之貨亦然。英之關稅。於外貨入口一項。所征爲至多。助餉條例第二條云。凡外貨更運出口者。無論運者爲英商爲外商。皆許掣還原稅之半。其限期。英商一年。外商九月。在限內出口者。皆許掣還。若酒若葡萄乾若諸種絲貨。所豁免者尤優。其期限至若耳治第一。且展爲三年云。

浸假而正權之外。又加雜征。惟更出時則許全掣。其大法如此。而比較例多。於是掣還一事。遂不若初行之簡易。卽如外貨出口時。商告前所運入者。實過所估內銷之數甚遠。意主外輪。則全稅可以盡掣。北美屬地未畔時。馬理蘭泊威占尼亞菸葉。皆英商運之。歲至者約九萬六千畝。而內銷者一萬四千。國家欲英菸之無滯。則許將雜征助餉。全行掣還。惟責無踰三年之限而已。他若西印諸島餉。亦英

商所專運者。入口後不及一年出者。全掣。不及三年出者。亦全掣。而留助餉舊征之半。留助餉之半者。菸葉而外。諸貨大抵然矣。釐之入英。亦過內銷之額甚遠。而掣還之例。二物乃異。足見其多所牴牾矣。凡商競最深之貨。已禁其內銷矣。設明言致之以更出外售。則納關權入屯棧以待。及外出。舊稅無掣還者。蓋商競既深。雖明知其致以外售。而國中同業者。若惟恐其竊入市廛。以與土貨爲競。雖圍之以屯。猶未足也。故靳其掣還如此。此項外貨最著者。如各種絲貨。法產之紗布印花棉布等是已。商逐利資。故常法捐商不問貨爲何國之產。獨英之於法不然。雖有厚利。寧絕不爲。彼以爲爲敵轉輸。使有商利者乃大損也。故凡法產入國更出者。於新舊之助餉雜征。皆不掣還。

助餉條例第四款。凡運酒出國者。無論內外產。所掣還原稅。多過半不止。意當時議令諸公。似欲勸民樂趨此等捐業者。助餉之外。尙有雜征。如所謂續稅新助餉。三分一及三分二等新餉。一千六百九十二年之攤征鑄錢新稅等。遇出口皆掣之。其亟酒商外輸如是。然有難者。前各種征收。舍續稅及攤征二者。皆於入口責見錢先繳。其積款既鉅。其子錢自多。民不堪命。故雖有掣還。而操轉販外酒之業者。仍寥寥也。况自十八稜中葉以還。酒之雜征日多。而許其掣還者彌少。則無一噸之酒非闌出者。固其

宜矣。

察理第二之十五年。有勸商之令。畀英商以專運歐貨銷美之利權。酒自在專運列矣。然美洲海岸懸遠。難於稽察。而其中客籍民。又例許自置舟船。以運不徵之士貨。售於外邦。彼不能實往而虛歸也。則違例而載歐貨入口。然惟販酒獨難。蓋既不能販諸產酒之國。而由英轉販。則極重之稅。臨出不許掣還。其業無利。獨麥地拉島所出酒。以地非歐屬。不在禁例。則爭運販之。以入北美西印諸海步。麥地拉之爲名酒自此始。食久而民嗜之。始猶行屬國間。一千七百五十餘年。大陸戰事起。英民亦多飲之者。至一千七百六十三年兵罷。英王若耳治第三著令。凡酒稅除法產者例不掣還外。其他處餘產。凡更出以售屬國者。皆許掣還舊稅。所仍納者。惟三鎊半稅云。俄而北美有自立之事。此令之施。若優於所屬而薄於他國者。然所貸者惟酒與二三他貨已耳。至於餘產。則待所屬薄而他國轉優。蓋餘產出售他國。尙許掣還助餉之半。而此令則云。凡歐洲及印度貨販售北美諸屬者。助餉之稅勿掣。掣者獨酒。(法產不在此例)白棉布輕紗。

考掣還之政所由昉。大旨在勸捐商。而國家之所以樂勸捐商者。意以謂外商貨載。悉與見銀。故此業

於國爲尤利。夫國之所寶。既非見銀。捐商何須獨重。故掣還之設。其用意未免於愚。顧其旨雖愚。而其政則初無可訾。蓋掣還政行。非能變商務本然之局。使母財所注。因此而畸有重輕。特有之而復其本然。使向爲重征苛賦而梗者。可以免耳。夫本然者無過。以征賦之重而避趨生。掣還者。掣已征之稅而還之也。僅以救過。未嘗有功。故捐商者或無所利而蒙獎勵。亦無所害而被抑摧。今使國有母財。用之於農則已多。用之於工而亦費。以爲國中貿易不可。以爲中外貿易亦不宜。夫而後乃爲境外貿易之捐業。民之趨利。不讓豪釐。既已爲之。必有宜利。夫奈何而抑之。又焉用其勸之。

案掣還雖云復其本然。無所損益。然已征之矣。後乃還之。民之所失實多。奚得言無損耶。子錢一也。費時。二也。失事。三也。且行諸官窳之國中。飽之弊。由此而興。奚得言無損耶。征權者之事。往往上無所取於民。而民之所失甚厚。居上者慎無曰吾無所取於民。遂煩然出號而施令也。

還其半而留其半。於國之賦稅。固無傷也。今使賦者全而留之。則始也所已入之外貨。以稅之重。將不得出。終也外產之貨。視已成事。將莫肯來。然則國將並其所留之半而亡之。奚翹去半而已。知此則知掣還半稅。於國爲無所失矣。進而言之。雖掣還全稅。於國亦無所失也。蓋使取本國與外國之產所征

之稅。當其出口全掣而還之。則內稅將少損。而關權將大損。其損固也。而還顧國中。向以煩賦。使勞民之力。不得由其自然。通功易事。散利相養之局。不得極其量者。至是而皆復焉。其所得顧不大耶。

案斯密氏此言。最窺財政深處。非高識遠量之士。未易與此也。英五十年來。於賦稅之事。幾於悉貸與民。而僅留其犖犖數大者。而後來之入。倍蓰於前。蓋財者民力之所出。欲其力所出之至多。必使廓然自由。悉絕束縛拘滯而後可。國家每一寬貸。民力卽一恢張。而其致力之宜。則自與其所遭之外境相劑。如是之民。其出賦之力最裕。有非常識所可測度者。若主計者用其私智。於一業欲有所豐佐。於一業欲有所沮撓。其效常終於糾棼。不僅無益而已。蓋法術未有不侵民力之自由者。民力之自由既侵。其收成自狹。收成狹。少取且以爲虐。况多取乎。惜乎吾不能起荆公輩於九原。一與之深論斯事也。千古相臣。知財計爲國之大命。而有意於理財養民者。荆公一人而已。其法雖病。然事難助寡使然。而其用意固爲千古之大慮。不容後人輕易排擊也。

雖然。吾所謂於國無所失者。蓋指運往自主列國之貨而言。非謂運往北美英屬。吾之工商。在彼有專市之利者。蓋既有專市之利。則彼之去貨。雖稅自若。不以掣還之故而加多。又不以掣還之故而加少。



也。製還不以加多。則製還之稅。於國爲實損。故製還之政。必用之於真售外邦之貨物。不宜用之於屬國之通商。尤不宜用之於復還本國之諸貨。如吾國菸葉。商務之弊。往往有此。徒使罔利售欺。既有損於公稅。又使平稱奉法之民。陰受其侵奪。此罔通國所共知。不可不遏絕者矣。本國與所屬者通商。貨之出口者。其稅常如何而後可以勸商。而不使之於衆民應出之稅有所畸輕。吾當於論稅時析之。

## 篇五

### 論獎外輸

吾英諸貨外輸。民常謁有司乞獎助。宜與否。有司決之。此其意以謂英產外出。他國之產。常與爭銷。民獲官獎。則其貨可以跌價爭售。而無虞折閱。如是。產之出國者日多。進出之差。不至爲負。則國之大利也。國家之權力。既不能使其民專外國之市利。如本國然。又不能強外國之民。使之必銷英貨。如英民之所爲。則以謂其次莫若以利啗之。使樂市吾貨。夫貨折閱以售之。固無異於以利啗購者矣。商宗計家。其謀爲富國之道如此。彼固謂但使進出差之無負。則吾儕小人之囊橐。不久將悉盈也。

或曰。獎有宜給。有不宜給。凡其貨出國交易。非得獎。則必折閱者。獎之當也。至他物之價。既足以復其本矣。又兼獲通行之贏率。雖不獎。無害也。蓋價足復本。而猶有贏。則其與外產平競可知。平競則無俟於獎。故獎必施諸價不及本。抑及本矣。而無所贏。有時且折者。獎所以救折者也。知其必折於外。故先受獎於內。以爲之地焉。必獎之。而後其業可以興。可以繼。至於每一交易。國之母財。以之坐減。則彼所未嘗計也。誠使諸商皆然。國之積貯。陵夷盡矣。

夫其貨必待獎。而後可以外輸。則如是之交易。其於國常無利。而有損明矣。然必獎之。使可久者。以謂不如是國貨不出也。而不知使莫之獎。彼之用母興業者。將更求其能復本。而有贏者。而爲之。斷無止於折閱而不變者也。止於折閱而不變者。有之。自獎政始。將以求富。適以貧之。蓋極獎政之效。徒使通國之民。昧於利市之業。而常爲折閱之商已耳。未獎。則所折在商。既獎。則所折在國。言計如是。吾末如之何也已矣。

近者有人著爲小書。流行都邑。其大旨。以謂自穀麥出口之獎政行。出口之麥。以價銀言。過於進口之麥甚遠。其所過之數。以抵國家所給之獎費有餘。則以此爲獎助外輸利國之明證。夫自商宗之說觀。

之。其言固以甚辨。蓋獎麥外輸。公家之費雖甚鉅。而進出差賴之反正。所得之利。過於所糜。其說之獎聽以此。獨不悟彼所謂非常鉅費而用於獎者。尙爲最小者耳。而農民母本所用以業田生穀者。方此尤多。不可置之弗論也。果其有利。其麥之至外邦所售之價。復者豈僅獎銀。且必有以復農本而加之以通率之贏利而後可。使其劣是。則一國之民。舉受其損。而國財且以坐耗。此理灼然。非巧言飾說所得遁也。不幸持商宗之說者。乃卽以其價之劣此。以爲獎政所宜施。此所以無往而不左也。

案斯密氏既斥商宗之語。以徒積金銀爲非矣。獎輸之法。自無攸當。今姑以商宗之說爲不誣。而金銀實爲國家之重寶。又使物產在外。其價昂於國中。則獎輸之爲。未盡無謂也。何則彼所求者。但務廣推外銷。商差不負。多積黃白而已。雖然彼求積黃白。黃白則既積矣。吾懸揣當時。設爲此政之尙有不平者。乃有地食租之家。恐租率之日微。利在穀麥之多出口。又知獎費出於大藏。乃通國所共任者。費公帑以保私租。則無怪其力持之矣。顧穀以獎而出國。國中餘糧之價。常貴而不跌。非食麥者之利也。是齊民共出其財。以使國儲之常少。糧價之恆高。此更何說耶。故觀此知當乾嘉之際。英倫民智之高下。與擁地自封者勢力之大小也。

而事有越於常慮者。自獎輸政行。穀之出口日多。而國中之麥價。不見貴反益賤。於是主前政者愈持之。以爲獎輸利國之明驗。夫吾英穀價降賤。始於前稭之末。縣延於本稭六十四稔之中。誠有目所共睹。然此可謂吾英穀麥以天人之交相。雖獎外輸而猶賤。必不得曰吾英穀麥。緣獎外輸而益賤也。使穀緣外輸而益賤。則反是而觀。將緣禁出而滋貴乎。殆不然矣。法於穀麥。禁出之國也。（法禁出穀麥之令。至一千七百六十四年始除。）其中麥賤與英正同。則知麥賤與獎出爲無涉矣。吾意穀價之降賤。全非政令之所爲。而其故或由入本稭來銀值之漸貴。銀穀相權。銀見少則穀見多。號曰穀賤。殆由此歟。至謂以有獎輸而糶乃愈平。則斷斷乎無此說也。

案斯密氏以十八稭英國穀賤爲銀貴之反驗。後之計家。皆疑其說。以謂當時銀入歐市者。未嘗加少。而各國皆漸用金。法銀當尤賤。無緣更貴也。考穀價所以降賤之故。正由農學日講。田事日闢耳。民知輪種雜糧如薯蕷蹲鴨之屬。以蘇地力。而轅田制廢。又得播草新術。試考其時報紙告白所銜售各項子種。可以知之。又田功進矣。而天時佑相。歷歲大穰。民力益裕。故當日歐西戶口。蕃其見諸英倫者。如南部當十七稭之終。戶口僅五百萬強。至十八稭中葉。乃倍前數弱千萬焉。且其效不

徒穀賤而已。田租亦大起。有地田主。人人素封矣。合之數者而觀之。如穀賤。如租高。如庸進。如戶口自倍。其民生大進如是。殆非僅僅銀值增貴之所能爲。而治本於農。非野業之修。莫能致也。

歲中穰則糶平。歲大穰則糶賤。顧以有外輸之獎。歲愈穰則出者愈多。而糶無由降。夫不使糶過賤。以病農者。固設爲獎政者之本愷也。至於歉歲。雖獎出令停。然以穰歲之多出也。蓋藏空虛。無以相補。故歲無論穰歉。是獎外輸之政。皆所以使國中穀價昂於自然之平價。

夫謂農政以有獎出而糶貴。此不必甚智而後知之。乃議者以謂獎外輸所以豐佐農業者。其事有二。獎出則外銷者廣。銷廣求多。供者自奮。一也。獎出則內銷者狹。銷狹價昂。供者又奮。二也。以是二因。故使獎出之政。多歷年所。其生穀之效。將過於不獎出者之農。而穀以多而價平。其所以抵獎出之所費者。尚有餘也。

應之曰。所謂因獎出而外銷廣者。無論所廣之如何。外盈者必內虛。非奪其內銷者無從有也。夫每括打之麥。其以獎而出者。固將以不獎而留。留則所以供內者自舒。而其價亦比例而將跌。故凡獎外輸者。無間民食抑他產也。與加賦於民其效均者有二。所獎之費本出於民。一也。外輸穀少。其糶必貴。二

也。夫穀者民所必資。其損必徧於國中。故二征相衡。後者尤重。請以實數言之。假如歲中每括打麥出口者。其獎費爲五先令。而國中麥價緣是貴者。每布歇洛爲六便士。以八布歇洛爲一括打。則是與每括打貴四先令等矣。所舉之數。不多如此。然而民於每括打麥之外輸也。既分出其五先令矣。而於其所食之餘糧。每括打尙增多其四先令者。吾聞主其說者之告人曰。每歲外輸之麥。以比國中所留銷。其率猶一之於三十一也。然則通國之民。於前征凡出五先令者。於後征則出六鎊四先令也。（四先令以三十一乘之）今每歲所獎而出者。吾不知幾何。徒以此例計之。則其征之重爲何如矣。且賦稅不能徒行也。固必有其承而出之者。而民生之舒蹙殊焉。今於民生之最重者。無異加之厚征如此。則其效將見於勞民生事之不供。或見於民力庸率之加大。夫而後前之二征有所出也。由前而言。將小民之力屈。力屈則減其事畜教養之資。而國不以加庶矣。由後而言。將富民之業侵。業侵則損其役財贍功之事。而國無由加富矣。是故獎穀外輸。而使出者無量。不僅奪其內銷者以爲外市也。且使多歷年所而爲之。其勢將以彫戶口乏民財而傷其本。本傷則內銷外市之數將俱微。而生穀之量又烏從進乎。

所謂因獎出而內銷狹。穀價以昂。農奮穀多者。使由外輸獎政。而穀之真值以昂。抑能使多寡相同之穀。所養之手指加多。而其所爲養之事。或奢或儉或適中。一如同時國中他人之養傭者。則謂農由此加奮可也。顧此不獨非獎外輸者之所能爲。國無政焉足以致之。故由有外輸而穀價昂者。名昂而非實昂也。名昂烏能使農奮乎。前所指之二稅。陰行國中。於通國之民。有不使之實。而所謂惠農者。則名存而實亡。未見穀之能加多也。

獎外輸之實效。於穀之真值無所加。而於銀之真值有大減。同此銀也。未行獎政之前。所易之穀貨多。既行獎政之後。所易之穀貨少。蓋國中百產。成於民力。民力待穀以爲養。穀既貴矣。百產準之而皆騰。百產之價皆騰。銀之真值斯大損矣。其見諸力庸之率者。以勞民得財。本以贍其身家。其一日勤動之所得。必足以致一家之生事。而奢儉適中。則視其羣事之進退中立也。其見諸各種生貨者。以樹畜之業。良楛雖殊。要皆與穀食爲比例。如芻蕘。如膠膳。如馬牛之價。如轉運之費。皆視穀價爲高下者也。力庸之率。生貨之價。既進矣。由是而物材之價進。由是而被巧成物工之所爲者亦進。然則一國之內。凡地利之所產。民功之所登。無一物焉不視穀價之高下爲騰跌矣。

案獎穀外輸。其勢可以使穀貴。穀既貴矣。他樹畜之產。因而轉賤者有之。不必盡貴也。蓋資生日艱。致穀之外。民無餘力。而銷市日隘故也。英國麩麩賤則肉貴。麩麩貴則肉賤。蓋由此也。故獎政既使通國受貴穀之損矣。而於農又無益也。

是故由獎外輸。農之糶穀。雖昔之每括打三先令六便士者。今乃四先令。而以穀價之加昂。田主之徵租。亦方之在昔爲有進。然以百產之比例皆騰。今之四先令。其爲用無加於昔之三先令有半者。則名雖爲進。而農與田主之歲入。實不能由此而加優也。農不能加母以力田。田主亦不能加豐於自奉。惟至購用異方之貨。或以之而見優。而購用土貨。則無毫髮之益也。農人所資。盡爲土貨。田主所用。亦土貨。九而外貨一。則穀糶之昂。於彼均無攸利。明矣。

夫銀值之降賤。亦多因矣。使其由礦產之肥且多。則其效見於交通各國者必溥。而公故。其時百物之價。各各漸騰。雖名得者必不以之加饒。以謂有損。則不可也。椽椽器飾之屬。其值日廉。而物價在市者。比例互觀。固亦無殊於曩昔。獨至銀值降賤。由於一國之政所自爲者。則其效獨見於國中。一越關門。卽不如此。故其事與前大異。不獨不使民富。實則將使國貧。蓋百產價昂。獨見本國。民之致物備用以



難。百工之業。皆形蕭索。而鄰敵所產。得以跌廉競市。將不獨侵其外銷。繼且奪其內市。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。

案後之計學家。則謂銀值定於時勢之自然。決非爲政者所能高下。設其能之。必其國孤立寰中。與各國不相往來而後可。外此皆不能也。既不能使銀值降賤。卽不能使物價徧騰明矣。然而政於銀值。雖不能爲高下。而以擾民使不得安生樂業有餘。故政煩者其國之歲殖必退也。獎外輸之害國。在其擾民。而不在其使銀值降賤也。

波陀噶爾西班牙二國。以地勢獨近南美。遂奄有其地諸礦。而金銀之散於歐洲諸國者。大抵由波西。故金銀在他國貴。而在波西賤者。由於自然。雖然有畛。其所差者。不外運費保險間耳。以二金之貴重而易挾。則其運費本微。至於保險。則以其物之價值爲比例。故二品之在波西。使非以政爲之。則其價值雖較他國爲微。必不至如今者相去之多。以病國也。

金銀之出口也。在西班牙則明禁之。在波陀噶爾則畸重出口之權。其效與明禁同。故有外流。皆盜關闌出之物。闌出之爲費必重。於是二者之在他國。與其物之在波西。其本值乃迥異矣。其事如壅水然。